

时光愈老,人就越容易怀旧。  
常常想起奶奶的石头小屋,小屋是爷爷用捡来的石头垒就的,石头屋子住着奶奶爷爷。

奶奶小脚, 爷爷驼背, 小屋的房梁很低, 现在看着轻轻一抬手就能够到, 小时候就是在这根梁上挂着奶奶的几个藤条小篮子, 篮子里放着糖和点心, 在那个青涩的童年里, 奶奶总会从她的藤条小篮里变戏法一样变出众多好吃的甜点, 我现在想来, 好像都还能闻见那丝丝缕缕的甜……

爷爷盖了一辈子屋, 分别给我爹和四个叔叔盖了新房, 让他们成家立业, 娶妻生子。

爷爷的石头小屋是他这辈子盖的最后一间小屋, 是全心全意为自己盖的, 屋子只用泥巴掺了盐、和了麦秸、泥了墙, 因为泥巴总会裂出又长又细的墙纹, 爷爷就给墙糊上报纸, 报纸是大哥从村小学里拿回来的, 被糊了报纸的墙壁很有些文化的味道, 后来爷爷去世后, 在这间石头小屋里我与奶奶相伴了5年。夜晚我最大的乐趣便是一边吃着奶奶拿给我的点心, 一边竭力去读墙上的报纸, 从东头读到西头, 从南头读到北头。

那年5月里最后的一个周末, 天空从早上起就一直飘着牛毛细雨, 这雨如烟如雾, 让人平添一丝淡淡的忧郁, 我们决定再走一走旧时的岁月, 再寻一寻少时的光阴, 在细雨中, 看着年复一年布满青苔的小巷, 时间如同黑白照片, 一张一张定格了过去。

从奶奶的石头小屋向北行进, 穿过几条巷子, 再越过十几户人家, 就到了爹娘与我们曾经的家, 我们兄妹四人陆续在这个家里出生长大, 又陆续从这个家里四散出发, 各自组建各自的家。

这个家是爹娘17年前, 重新翻盖过的家, 如今这个家已经转让给别人了, 老爹说每每走过这条街, 每每看到这座房, 他的心都还是暖暖的又钝钝的疼上一疼。

沿着小路向前走, 这家屋后有一处泉眼儿, 每逢连阴雨天, 这里会汩汩冒出甘冽的泉水。那时10多岁的我已经能用扁担挑水了, 把家里的水缸挑得满满的。每年夏天, 雨水大又多, 从山上流下的水会经由这石阶冲下, 冲到大路东边的河塘里去, 这些石阶便常常做了我天然的搓衣板儿。

这里曾经有一棵巨大的桑葚树, 6月间, 每天放学, 我总会绕这条路回家, 为的是能顺便从这棵树下捡到一些熟落了的桑葚儿解馋, 有时候碰到胆大的同学们爬树折桑枝儿, 便也会偶尔得到一些更大的紫红紫红的桑葚, 想一想小时候好像全都是美好。

这些屋子里, 当年全部住满了人, 一家一家的, 人口都很多, 大的小的, 吵的闹的, 每天清晨的鸡叫和狗吠, 每天傍晚的炊烟和月光, 月光把树的剪影修剪得十分写意, 是哪家孩子哭了, 是哪家灯光熄了, 是哪家孩子酣梦中咯咯地笑了……

如今, 这些败落的屋子里, 早已经是断垣残壁, 屋梁断了, 山墙塌了, 院子里长满没膝的荒草了。有的更甚, 连这些屋框的影子也没有了, 只留下一块空地, 空地上是寂寥的石头和



草, 在细雨中有呐喊吗? 有回忆吗? 有孤独和无奈吗?

还有这家, 这是我的小说《十只羊》中李大年的家, 当年我来给李老伯送酒, 酒是景芝白干, 就摔碎在门口的大石板上, 蹲下身子是不是还能闻到当年的酒香? 这个小院早就空了, 好像一个人走了, 只留下了空壳, 只是这空壳委实坚硬, 硬过了几十年的风霜, 你说, 有风吹过, 有雪飘落, 有雨缠绵悱恻, 它能感觉到稍稍的疼吗?

找了几家, 数了几家,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老家, 老家是爷爷奶奶的老家, 当年爷爷把奶奶娶到这里, 又从这里把这个家繁衍开去, 有老爹、二叔、三叔、四叔、姑姑、五叔。

进了大门, 过了影壁墙, 上七级台阶就是爷爷奶奶的大堂屋, 三间很小, 东边是东堂屋, 西边是小园, 东边还有东屋, 连接东屋的是猪圈, 再就是南屋, 南屋是灶屋, 烧火做饭, 在院子西边角有盘磨粮食的磨台, 随着时光, 这磨台悠然转起, 悠然转起的是那些重叠在一起的四季。

老爹只比二叔早结婚半年, 结婚后老爹与娘住在东屋, 二叔与二婶住在东堂屋, 后来老爹搬到新屋子里去, 三叔四叔五叔的婚房依次都是东屋, 记得后来五叔把东屋做新房时, 已经粉刷过涂料, 扎过编织袋做的顶棚了。

小院子里有石榴树, 每年总能结酸甜可口的石榴, 在堂屋门口还有一棵茶碗粗细的枸

杞树, 东屋前的香椿树依旧啊, 常常记得爷爷每年从这香椿树上挖下胶来, 放在炉盖子上融化了, 就可以糊在裂的脚跟上。  
再看看老家的小园, 小园里有几棵葡萄树, 树经过墙头爬到院子里去, 被爷爷搭了一个藤架, 葡萄成熟时节, 玛瑙一样的葡萄就挂在枝叶间闪烁跳跃, 惹人垂涎。  
小园里常年关着栅栏门, 隔着栅栏能看到东墙角间的鸡窝和西墙间的鸭棚, 还有几畦绿油油的白菜萝卜和菠菜, 辣椒和茄子, 小葱和大蒜, 都经由爷爷的手变得葱茏, 再经由奶奶的手变得可口。  
当年怎么感觉老家是那样的大呀, 大得盛得下我们这一大家的人家, 还能放得下磨台, 支得起煎饼鏊子, 还能任由我们几个大大小小的孙男嫡女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却原来只是这么巴掌大的地方呀, 是因为小孩子眼中的世界太大吗? 这些年来, 老家一直温暖地藏在我的心头, 让我怀念。  
寻访老家回来, 老爹还在他的躺椅上小睡, 他梦里一定也跟着我们一起, 走了一趟寻找旧时光的路, 他的眉头时而微攥时而舒展, 他自从病后, 整个人变成了一个让人爱怜的孩子。  
……  
此情可待成追忆, 当时只道是平常。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

母亲说八月十五那顿扁食叫秋扁食。扁食吃进人的肚子里, 其实是吃给秋天的; 秋天是一年中最累的日子, 你看那么多庄稼熬得弯下了腰, 它也要吃饭, 秋扁食就是做给秋天的饭。

一年的苦日子熬到深秋, 算是到头了。八月十五那顿扁食是一家人尝到这一年来最幸福的生活味。

到集市上割一条羊腿回来, 在自家的田里拔一筐子红葱和黄萝卜, 就能做出香喷喷的扁食馅。而每年的八月十五前后似乎都是在一年之中的连阴天里, 不大不小的雨下得天气凉了很多, 大地在一片明晃晃的雨水中显得安静了很多。在下得停不了的秋雨中, 到后山的一个山湾处的地里拔黄萝卜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那个时候雨伞是奢侈品, 家里自然而然就没有一把雨伞。戴一顶旧草帽, 或者披一个对折后的麻袋, 冒着雨去后山, 显然不是大人们一个去的, 后面总会跟着几个调皮的小孩, 于是再拿出几个小一点的布袋对折后, 给孩子披上。

30多年前的一个中秋节前, 我和姐姐妹妹每人披着一个布袋去后山拔黄萝卜。我在前面奔着, 姐姐牵着妹妹的手在后面跟着。这是几天中雨之后的小雨天气, 雨水顺着头顶的布袋流在脸颊上, 我们的脸庞冰凉而发着雨水的光。首先要穿过一片高于我们的玉米林, 玉米叶子扫在冷得有点僵了的脸上, 木楞楞的感觉不能给大脑迅速传递痛感。整个脸庞在这样的天气里被玉米叶子一道道扫过, 似乎是打了麻药, 感觉脸部肿了很厚。走出玉米地, 双脚上的泥巴正在踮高, 已经到了膝盖处。感觉脸上痒痒的我用手去挠, 却把泥巴粘在脸上, 姐姐笑话我说像个唱戏的三花。

而这样的感觉恰恰是我们没有任何苦感的幸福感觉, 因为到了黄萝卜地能拔出带泥的黄萝卜的紧迫性的喜悦感, 会替代现在的所有感觉。

在到达萝卜地前要路过一片向日葵, 沿着地畔向前走, 被雨水下得几近凋谢的向日葵花, 垂在花盘一圈的黄色樱子挂着透明的雨水珠子, 滴滴答答地落在湿透了的土地上。我顺手摇几下向日葵秆, 不料花盘砸在我脸上, 脸上粘了黄色的花粉, 姐姐说这下子更像三花了。

我把撕下花盘, 剥出瓜子吃着。如同在水中泡过的瓜子显然没有成熟, 我一把扔掉。姐姐瞪我一眼, 骂我不像话。

到了自己的萝卜地, 我们三个抢着拔, 不到几分钟已经拔了一筐子。

回来的时候要路过一片苦菜地。姐姐从筐子里拿出一个缝了好几块补丁的布袋。不用姐姐说什么, 我们三个便弯腰拔苦菜, 家里的那头猪最喜欢吃苦菜。苦菜断开面有白色黏稠的汁渗出, 伴着泥巴粘在手上一点也不舒服。我们三个的双手上沾满了苦菜汁, 无意中揉一下眼睛, 或者擦一下流进口里的雨水, 眼睛发涩, 口里发苦。

这些天的苦菜很肥, 再肥的苦菜也是苦啊。当我们的生命陷入饥饿带来的困境中, 苦菜无数次地拯救过我们的生命。所以说当一个有着苦情和苦难的经历的人, 特别是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 提到苦菜, 便会产生一种莫名的苦难感、深情感和沧桑感。

苦菜是一种有苦味的菜, 但是能食用, 不像有些菜看上去好看而口感不苦, 但是不能吃。也就说明一个道理, 有毒的东西好看, 而无毒的东西不好看。做人何尝不是这样呢, 油嘴滑舌的人把自己粉饰得高大上, 而内心骨正的人从来不巧舌如簧地聒噪别人。

对苦菜的认识, 母亲是这样说的, 苦菜不好看不好吃, 但是能救命。

姐姐提着一筐黄萝卜, 我和妹妹抬着一袋子苦菜回到家里。母亲心疼地让我们三个赶快上炕坐在炕头暖身子。

母亲先把一些苦菜倒进猪圈, 我们听见猪吃苦菜发出的声音来。母亲说到了过年, 咱家的猪最起码有100斤以上了, 足够咱们过个好年。而其实每到过年杀猪后, 猪肉会被卖掉很多, 剩下的一点根本不像一个富裕人家过年所拥有的那么多, 当然我们的穷困也容不得我们一家人独自吃掉一头猪。其实啊, 过年时候能让自家窑洞里飘出做肉的

# 秋扁食

□郝随穗

香味, 对于整体性处于对吃肉有着强烈欲望的人来说, 就足以让我们开心地沉浸于节日的气氛之中。

父亲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人, 他讲到从前有一个脑子有点问题的憨老婆, 看见别人家捏饺子煮着或蒸着吃, 便将自家老母猪刚下的一窝猪崽子用泥裹着放入灶膛一天一只地烧着吃, 她老汉出工回来喂猪的时候发现猪崽子在天天减少, 多次问妻子猪崽子哪去了, 她说可能是老母猪带出跑丢了。有一天老汉收工早, 提前回到家里看见正在吃着烧猪崽的老婆, 气得不行, 对老婆一顿毒打后, 好奇地拿起散发出满屋子香气的猪崽尝了一口, 不由自主地说这东西太好吃了。蹲在地上的老婆怯生生地对丈夫说, 你要是蘸上一点盐才好吃呢。丈夫便蘸着盐几口吃完, 扶起妻子说, 明天开始每天烧两只, 你一只我一只。

故事讲完了, 一家人大笑。  
这个故事要表达的正能量意义十分模糊, 也就是说这个故事的中心思想的确立本身就是以取乐为主, 并不需要说教的成分夹杂其中。而这就是源自民间的喜闻乐见的文化产物, 如同我们吃到的秋扁食, 同样是民间流传下来的一个文化礼仪, 虽然这个传承范围很小, 甚至小到一村子里也不能对秋扁食的存在意义全部有认同感。

捏扁食是一家人参与的有趣事儿。  
母亲先把羊肉和黄萝卜做好的扁食馅盛在一个瓷盆里, 再将一块和好的白面揉成条状用刀子切成碎块, 每一块用手揉成圆团, 然后再用两只大拇指转着圈压扁, 这样一个圆形的扁食皮就做好了。母亲示范一遍后, 我们几个学着母亲的样子做扁食皮, 等到做好十多个皮后, 母亲开始包扁食了。母亲一边包一边说, 咱们这里的人叫这东西是扁食, 人家外地人叫饺子; 咱们叫捏扁食, 外地人叫包饺子。这是我在很小的时候第一次接受到的外来信息, 也可以说是外来文化。而这个时候的外地人在我们眼里总是有本事的人, 他们的生活空间很大, 可以四处游走, 可我们一辈子就在山沟里过着, 外地人似乎成了一个人值得炫耀的代名词。

扁食捏好后也就是下午四五点时候了, 这个时候也就是这一天的第二顿饭。在陕北没有一日三餐的习惯, 从来就是一天两顿饭, 上午9点左右和下午5点左右。母亲先从沸腾的锅里捞出一颗扁食, 父亲用一个干净的白色瓷碗接住扁食, 几步走出窑洞, 将扁食轻放在向东的墙头, 口中说今年庄稼收了, 谢天谢地!

母亲和父亲用最简单的仪式敬天敬地, 感恩自然之后, 然后捞出一锅翻滚的扁食让我们开始吃。一阵狼吞虎咽之后, 肚子饱了, 母亲对我说, 看你肚子鼓鼓的, 装进去的是秋日子里谷子糜子玉米洋芋。当时听后疑惑不解, 后来想起母亲的这句话, 原来她的意思是那么深远而富有诗意。如果将母亲的这句话引申一下, 可以联想到天空和大地, 草木与河流等等生存意象, 而这些意象与母亲的五谷杂粮和他们用一颗扁食敬天地的仪式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秋扁食吃过了, 秋天会在八月十五之后一天天走进寒冷的冬天。冬天是陕北最好的季节了, 因为有皑皑白雪的安静山村, 有山舞银蛇的群山叠嶂, 有庄里人早晚睡起的一日两餐的慵懒生活。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九届高研班学员)



一切美好的东西总是显得很短暂, 譬如青春、譬如朝露。而能将这些美好的东西留下的, 我认为莫过于文字。有人说, 笔可系日, 文字是记忆的符号。今天, 我们在打捞历史长河里那一串串闪光珍珠之时, 很多时候就是依靠文字啊。我也有个小小的习惯, 每逢自己有相对安静的时间, 就喜欢简单梳理一下。好比走了一程路, 不管是走多远, 总爱找个阴凉处歇一下, 望望身后留下的脚印是深还是浅、是直还是弯。

案前有本胡适写的《四十自述》, 是爱人去年给我买的, 我读过两遍。尼采44岁写了《看哪这人》, 卢梭58岁完成《忏悔录》。我讲这些, 丝毫没有与大师们自比的意思, 更没有给自己著书立传的想法, 我只是想说明, 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的时间太宝贵了。对于时间的思考, 周国平有一段描述很合我意: “每当经过我居住的房屋或就读过的学校, 我总忍不住想走进去, 看看从前的那个我是否还在那里。从那时到现在, 我走过许多地方, 有过许多遭遇, 可是这一切会不会是幻觉呢? 也许, 我仍然是那个我, 只不过走了一会儿神? 也许, 根本没有时间, 只是

许多个我同时存在, 说不定会在哪里突然相遇? 总有一天, 我要对时间的魔幻作用作出哲学的解说, 如不能, 就作出文学的描述。”

从上大学至今, 不觉之间工作快30年了。一路走来, 这些年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从自己内心, 从灵魂深处, 我怎么来总结自己? 于是, 想到了文字, 想到了从时光深处走过来的, 那些自己写下的稚嫩甚至可笑的文字, 我试图站在一种既关切又超脱的角度来解读自己, 看我是怎样在文字的陪伴下, 一步步从童年走到今天, 成为现实的这个我的。

遥想20多年前, 那时的我还是个上尉军官, 一身合体的军装穿在身上, 可谓雄姿英发, 豪气干云, 浑身上下都是使不完的劲。当时, 工作压力也不是没有现在大, 可我却业余时间

不分昼夜地采访, 到北京郊区部队干休所去拜访那些年迈的老首长, 到医院病房去看望那些多病的开国将帅们, 去各大图书馆找出那些发黄的资料。1995年冬天, 为了采写王尚荣中将, 我从北京城的西面跑到东面, 在柳荫街见首长的老秘书, 拿到一大摞手写的资料, 高兴得如一个饿坏的婴儿吸上鲜美的乳汁。老首长住进了301医院, 不能说话了, 他的家人对我说, “我们已向他老人家讲了, 知道你在为他写传, 你这是为军队更为我们这个家族作大贡献啊!” 此刻, 我还能言苦言累吗? 1998年夏天的一个周末, 我在国家图书馆三层找到一本《陶峙岳自述》的书, 这本书正是我日夜寻觅的。于是我饿着肚子在图书馆复印了一中午, 晚上到了家又伏案挥毫。终于在第二年的初春, 《王震与陶峙

岳》一书如期付梓。端详着散发着墨香的新书, 我百感交集……  
文字, 从时光深处走来。此时, 在书房, 就在我眼前摊开的, 是一堆堆枯黄的报纸和杂志, 这是我特意从书柜中找出来的。它们载有我的作品, 默默地躺在书柜底下的文件盒里, 伴随了我10多年, 有的是20多年甚至30年。盒子里, 有的纸张颜色已经发黄变淡。而我轻轻地用手抚摸着它们, 感到有种温暖令我激动而陶醉。那是我昨日时光留下的脚印啊……上面有我的心跳和体温! 它记录了我与文学相依相伴的青春年华。

如今看来, 我那个年月写的文字只是青涩, 读起来也感到可笑。年轻的我那时哪里会去认认真真、反反复复地修改自己的文章啊! 记得,

有一次编辑老师直言教我, 写文章首先是心要静下来, 在静中思在静中写。还说到, 初习写文章, 不要写得太庞杂, 也不要太拘泥于章法。可是, 一写起来, 我哪里能记住老师的话啊。今天再读自己写的文字, 感到是那么单薄和苍白。但是, 尽管如此, 这些文字带给我的快乐和满足, 最大限度地丰盈了我的人生。

贾平凹在《自在独行》中说, “日月交替一年树就长出一圈。生命从一点起源, 沿一条线的路回旋运动。无数个圈完成了生命的结束, 留下来的便是有用之材”。有的人不愿回忆, 认为昨天的一切该过去的都过去了。也有的人不愿总结, 感觉脑子里空荡荡的。而我却不这么认为。写作, 对我而言仅仅是喜好, 无半点功名的东西, 但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全部写作都是在业余时间进行的, 因而下笔总是显得有些匆促。回望昨天文字的脚印, 我更多的是想到韶华的不再、今天的努力, 也因此能找到明天前行的路标。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三十二届高研班学员)